

佐吉原學習館藏版

新刻
改正

中庸
全

二書堂出版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慕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中庸卷之六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
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
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
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
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
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
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
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
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

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天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

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

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

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音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

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
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
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
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
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
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
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予思
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
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
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

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木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覓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

明道不可
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

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下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言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

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盡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

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迋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其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行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難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

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

居之。

寬柔以教，謂言容柔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

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

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之道而行之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皆止此蓋此篇本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

知可能者道中之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

中庸章句
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鸛鳴。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也

為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為鸛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

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人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鹄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鹄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スルカ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其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

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

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意。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

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令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

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敦。詩。木雅柳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

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

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

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カサス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

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績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

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

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過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木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昭君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魯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一。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財。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

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

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

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二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王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法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

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肢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良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事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

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豪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餼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

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

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在下位

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存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不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

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

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下致舉而措之亦猶是

耳。蓋包贊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及之也。故其下復以子白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

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

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

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不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

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
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
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

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

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

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

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藏興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黿蛟龍

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

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中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嗚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

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全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

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

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

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音卽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

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常世之法惟周禮乃時

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

從下者焉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駮。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

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天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本。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

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純之反

肥。肥。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夫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

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衣。去聲。絀。日。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

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裘衣。聚。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亦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斧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

詩大雅阜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

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

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有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

德之外。又別有是

三等。然後為至也。

中庸章句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
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
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
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
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
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畢

佐土原學習館藏版

翻刻御届明治十六年五月四日
出版發賣全 十七年二月

東京府平民

翻刻出版人

水野 幸

日本橋區通油町十八番地

發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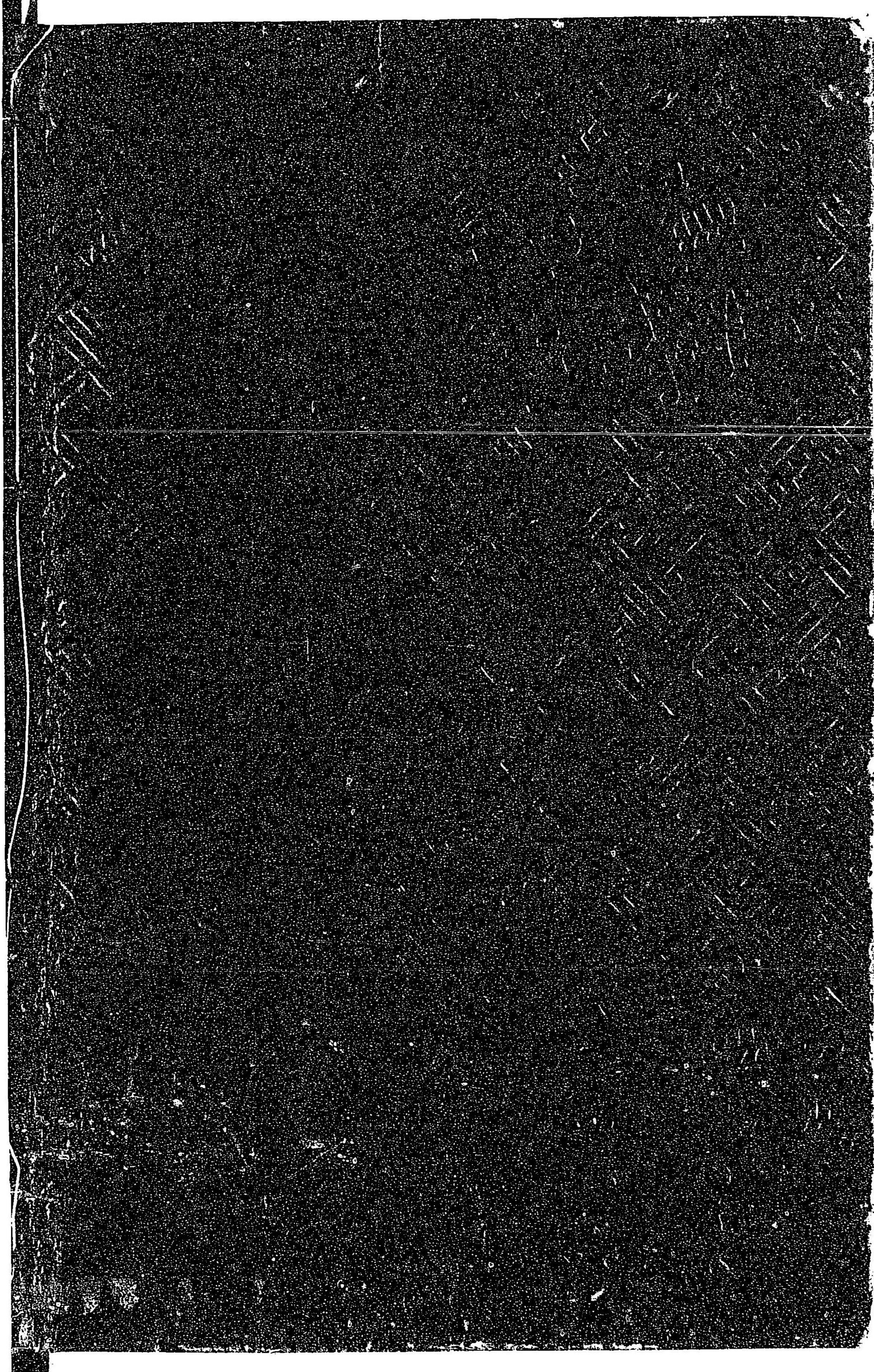
全

水野慶治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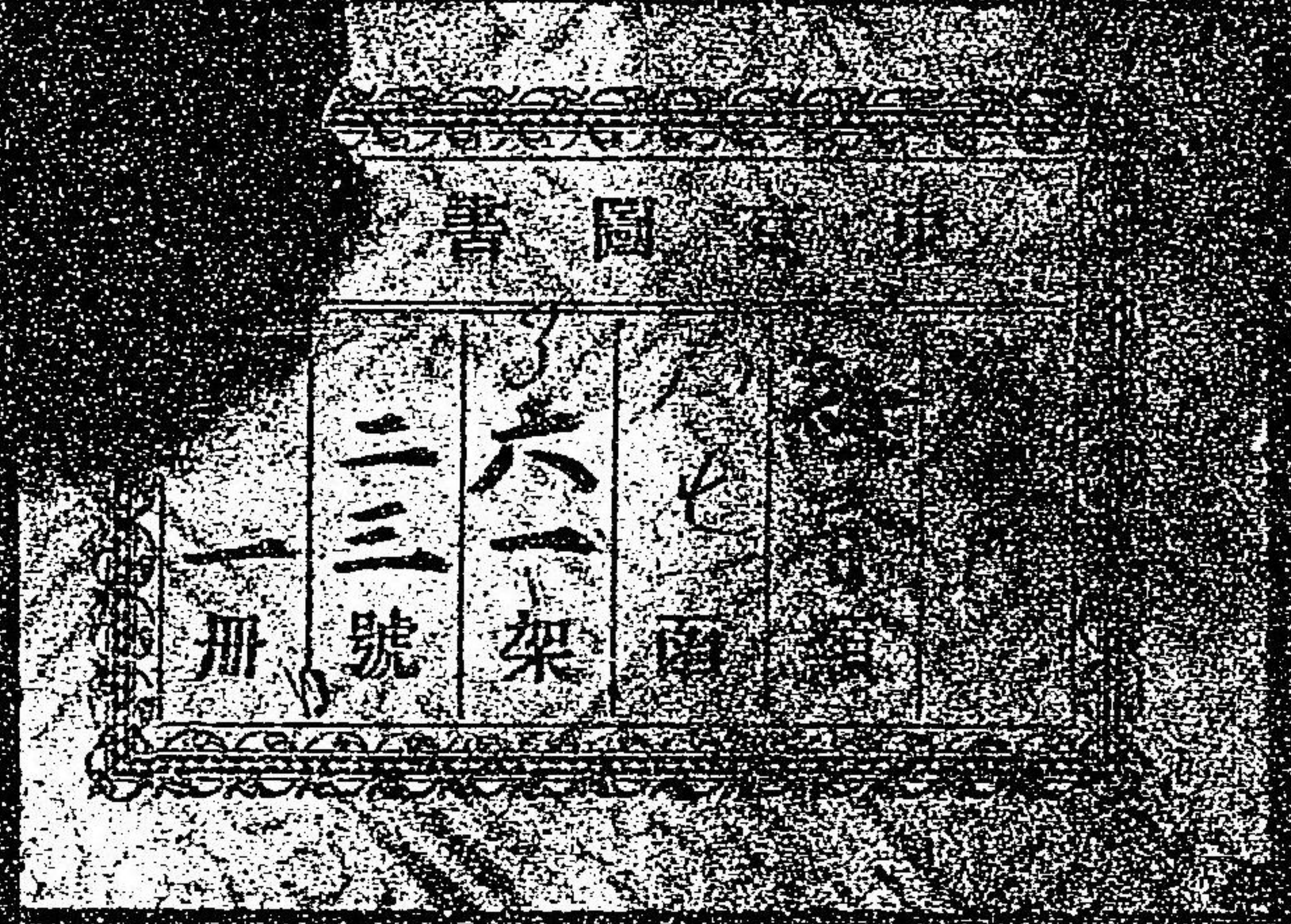
右

全

所



特56
161



008610-000-5

特56-161

中庸(新刻改正)

後藤 芝山/点

M17

AAC-1477

